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九十八回 周武王鹿臺散財

詩曰： 紂王聚斂吸民脂，不信當年放桀時。積粟已無千載計，盈財豈有百年期。

須知世運逢真主，卻笑貪淫有阿癡。今日還歸民社去，從來天意豈容私！

話說眾諸侯俱上了九間殿，只見丹墀下大小將領、頭目等眾，躑躅踴躍，簇擁兩傍。子牙傳令：「軍士先救滅宮中火焰。」武王對子牙曰：「紂王無道，殘虐生靈，而六宮近在肘腋，其宮人、宦寺被害更慘，今軍士救火，不無波及無辜；相父首先嚴禁，毋令復遭陷害也。」子牙聞言，忙傳令：「凡軍士人等止許救火，毋得肆行暴虐，敢有違令妄取六宮中一物，妄殺一人者，斬首示眾，決不姑息！汝宜悉知。」只見眾宮人、宦寺、侍衛、軍官齊呼萬歲。武王在九間殿駐蹕，與眾諸侯看軍士救火。武王猛抬頭，看見殿東邊有黃鄧鄧二根大銅柱擺列在傍，武王問曰：「此銅柱乃是何物？」子牙曰：「此銅柱乃是紂王所造炮烙之刑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不但臨刑者甚慘，只今日孤觀之，不覺心膽皆裂。紂天子可謂殘忍之甚！」子牙引武王入後宮，至摘星樓下，見薑盆裏面蛇蝎上下翻騰，白骨暴露，骷髏亂滾；又見酒池內陰風慘慘，肉林下冷露淒淒。武王問曰：「此是何故？」子牙曰：「此是紂王所製薑盆，殺害宮人者；左右正是肉林、酒池。」武王曰：「傷哉！紂天子何無仁心一至此也！」不勝傷感，乃作詩以紀之，詩言：

「成湯祝網德聲揚，放桀南巢正大綱。六百年來風氣薄，誰知慘惡喪疆場！」
又傷炮烙之刑，作詩以紀之，詩言：

「苦陷忠良性獨偏，肆行炮烙悅嬋娟。遺魄常傍黃金柱，樓下焚燒業報牽。」

話說武王來至摘星樓，見餘火尚存，煙焰未絕，燒得七狼八豕，也有無辜宮人遭在此劫，尚有餘骸未盡，臭穢難聞。武王更覺心中不忍，忙吩咐軍士：「快將這些遺骸檢出去埋葬，無令暴露。」因謂子牙曰：「但不知紂王骸骨焚於何所？當另為檢出，以禮安葬，不可使其暴露於天地；你我為人臣者，此心何安！」子牙對曰：「紂王無道，人神共憤，今日自焚，實所以報之也。今大王以禮葬之，誠大王之仁耳。」子牙吩咐軍士：「檢點遺骸，毋使混雜；須尋紂王骸骨，具衣衾棺槨，以天子之禮葬之。」後人有詩歎成湯王業如斯而盡：

天喪成湯業，敵兵盡倒戈。積山屍遍野，漂杵血流河。

盡去煩苛法，方興時雨歌。太平今日定，衽席樂天和。

話說子牙令軍士尋紂王遺骸，以禮安葬，不表。

且說眾諸侯同武王往鹿臺而來。上了臺時，見閣聳雲端，樓飛霄漢，亭臺疊疊，殿宇巍峨，雕欄玉飾，梁棟金裝；又只見明珠異寶，珊瑚玉樹，廂嵌成瓊宮瑤室，堆砌就繡閣蘭房，不時起萬道霞光，頃刻有千條瑞彩，真所謂目眩心搖，神飛魄亂。武王點首歎曰：「紂天子這等奢靡，竭天下之財以窮己欲，安有不亡身喪國者！」子牙曰：「古今之所以喪亡者，未有不從奢侈而敗，故聖王再三叮嚀垂戒者，『寶以德，毋寶珠玉』，良有以也。」武王曰：「如今紂王已滅，天下諸侯與閭閻百姓受紂王剝削之禍，荼毒之苦，征斂之煩，日坐水火之中，衽席不安，重足而立，今不若將鹿臺聚積之貨財，給散與諸侯、百姓，將鉅橋聚斂之稻粟，賑濟與饑民，使萬民昭蘇，享一日安康之福耳。」子牙曰：「大王興言及此，真社稷生民之福也！宜速行之。」武王命左右去發財運粟，不表。只見後宮擒紂王之子武庚至，子牙命：「推來。」眾諸侯切齒。少時，眾將將武庚推至殿前，武庚跪下。眾諸侯齊曰：「殷受不道，罪盈滿貫，人神共怒，今日當斬首正罪，以泄天地之恨。」子牙曰：「眾諸侯之言甚是。」武王急止之曰：「不可！紂王肆行不道，皆是群小、妖婦惑亂其心，與武庚何干？且紂王炮烙大臣，雖賢如比干、微子，皆不能匡救其君，又何況武庚一幼稚之子哉？今紂王已滅，與子何讎？且『罪人不孥』，原是天好生之德，孤願與眾位大王共體之，切不可枉行殺戮也。俟新君嗣位，封之以茅土，以存商祀，正所以報商之先王也。」東伯侯姜文煥出而言曰：「元帥在上：今大事俱定，當立新君以安天下諸侯、士民之心。況且天不可以無日，國不可以無君，天命有道，歸於至仁，今武王仁德著於四海，天下歸心，宜正天位，以安天下民心。況我等眾諸侯入關，襄武王以伐無道，正為今日之大事也。望元帥一力擔當，不可遲滯，有辜眾人之心。」眾諸侯齊曰：「姜君侯講得有理，正合眾人之意。」子牙尚未及對，武王惶懼遜謝曰：「孤位輕德薄，名譽未著，惟日兢兢，求為寡過以嗣先王之業而未遑，安敢妄覬大位哉！況天位惟艱，惟仁德者居之，乞眾位賢侯共擇一有德者以嗣大位，毋令有忝厥職，遺天下羞。孤與相父早歸故土，以守臣節而已。」傍有東伯侯厲聲大言曰：「大王此言差矣！天下之至德，孰有如大王者！今天下歸周，已非一日，即黎民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，豈有他哉！謂大王能救民於水火也。且天下諸侯景從雲集，隨大王以伐無道，其愛戴之心，蓋有自也。大王又何必固辭？望大王俯從眾議，毋令眾人失望耳。」武王曰：「發有何德，望賢侯無得執此成議，還當訪詢有眾，以服天下之心。」東伯侯姜文煥曰：「昔帝堯以至德克相上帝，得膺大位；後生丹朱不肖，帝求人而遜位，群臣舉舜。舜以重華之德，以繼堯而有天下。後帝舜生子商均亦不肖，舜乃舉天下而讓之禹。禹生啟賢明，能承繼夏命，故相繼而傳七世。至桀無道而失夏政，成湯以至德放桀於南巢，伐夏而有天下。傳二六世至紂，大肆無道，惡貫罪盈。大王以至德與眾諸侯恭行天之討，今大事已定，克承大寶，非大王而誰？大王又何必固遜哉！」武王曰：「孤安敢方禹湯之賢哲也。」姜文煥曰：「大王不事干戈，以仁義教率天下，化行俗美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；故鳳鳴於岐山，萬民而樂業。天人相應，理不可誣。大王之政德，與二君何多讓哉！」武王曰：「姜君侯素有才德，當為天下之主。」忽聽得兩傍眾諸侯一齊上前，大呼曰：「天下歸心，已非一日，大王為何苦苦固辭？大拂眾人之心矣！況吾等會盟此地，豈是一朝一夕之力，無非欲立大王，再見太平之日耳。今大王捨此不居，則天下諸侯瓦解，自此生亂，是使天下終無太平之日矣。」子牙上前急止之曰：「列位賢侯不必如此，我自有名正言順之說。」正是：

子牙一計成王業，致使諸侯拜聖君。

話說眾諸侯在九間殿，見武王固遜，俱紛紛爭辨不一，子牙乃上之，對武王曰：「紂王禍亂天下，大王率諸侯明正其罪，天下無不悅服，大王禮當正位，號令天下。況當日鳳鳴岐山，祥瑞現於周地，此上天垂應之兆，豈是偶然！今天下人心悅而歸周，正是天下響應，時不可失。大王今日固辭，恐諸侯心冷，各散歸國，渙無所統，各據其地，日生禍亂，甚非大王弔伐之意。深失民望，非所以愛之，實所以害之也。願大王詳察！」武王曰：「眾人固是美愛，然孤之德薄，不足以勝此任，恐遺先王之羞耳。」東伯侯姜文煥曰：「大王不必辭遜，元帥自有主見。」乃對子牙曰：「請元帥速行，不得遲滯，恐人心解散。」子牙急忙傳令：「命畫圖樣造臺，作祝文昭告天地社稷，俟後有大賢，大王再讓位未遲。」眾諸侯已知子牙之意，隨聲應諾。傍有周公旦自去造臺。後人有詩誦之，詩曰：

朝歌城內築禪臺，萬姓歡呼動八垓。沴氣已隨餘焰盡，和風方向太陽來。

岐山鳴鳳纏禎瑞，殿陛賡歌進壽杯。四海雍熙從此盛，周家泰運又重開。

說周公旦畫了圖樣，於天地壇前造一座臺。臺高三層，按三才之象，分八卦之形。正中設「皇天后土之位」；傍立「山川社稷之神」；左右有「二元神」旗號，按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立於其地；前後有「四干」旗號，按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立於本位；壇上有「四季正神方位」；春日太昊，夏日炎帝，秋日少昊，冬日顓頊；中有黃帝軒轅；壇上羅列籩、豆、簠、簋、金爵、玉斝，陳設祭前，併生芻豢脯，列於几席，鮮、醬、魚、肉設於案桌，無不齊備。只見香燒寶鼎，花插金瓶，子牙方請武王上壇。武王再三謙讓，然後登壇。八百諸侯齊立於兩傍，周公旦高捧祝文，上臺開讀，祝文曰：

「惟大周元年壬辰，越甲子昧爽三日，西伯侯西岐武姬發敢昭告於皇天后土神祇曰：嗚呼！惟天惠民，惟辟奉天。有殷受弗克上天，自絕於命。臣發承祖宗累洽之仁，列聖相沿之德，予小子曷敢有越厥志，恭天承命，底商之罪，大正於商。惟爾神祇，克成厥勳，誕膺天命。予小子方日夜祇懼，恐墜前烈，敬修未遑。無奈諸侯、軍、民、耆老人等，疏請再三，眾志誠難固違。俯從群議，爰考舊典，式諏吉日，祇告於天、地、宗廟、社稷暨我文考，於是日受冊、寶，嗣即大位。仰承中外靖恭之頌，天人協應之符，慶日月之照臨，膺皇天之永命。尚望福我維新，永終不替，慰兆人胥戴之情，垂累業無疆之緒。神其鑒茲！伏惟尚饗。」

話說周公旦讀罷祝文，焚了，祝告天地畢，只見香煙籠罩空中，瑞靄氤氳滿地，其日天朗氣清，惠風慶雲，真是昌期應運，太平景象，自然迴別。那朝歌百姓擠擁，遍地歡呼。

武王受了冊、寶，即天子位，面南垂拱端坐。樂奏三番，眾諸侯出笏，山呼萬歲。拜賀畢，武王傳旨，大赦天下。眾人簇擁武王下壇，來至殿廷，從新拜賀畢，武王傳旨，命擺九龍飾席，大宴八百諸侯，君臣共樂。眾人酒過數巡，俱各歡暢，百官覺已深沉，各辭闕謝恩而散。後人讀史，見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，君臣和樂，作詩以詠之，詩曰：

壇下香風繞聖王，軍民高興舞霓裳。江山依舊承柴望，社稷重新樂禩將。金闕曉臨仙掌動，玉階時聽佩環忙。熙熙皞皞清明世，萬姓謳歌慶未央。

話說次日武王設朝，眾諸侯朝賀畢，武王謂子牙曰：「殷紂因廣施土木之功，竭天下之財，荒淫失政，故有此敗。朕蒙眾諸侯立之為君，朕欲將鹿臺之貨財給散與天下諸侯，頒賜各夷王衣襲之費，列爵惟五，分土惟三，建官惟賢，位事惟能，重民五教，惟食喪祭，惇信明義，崇德報功，命諸侯各引馬歸國，以安享其土地。」又將摘星樓殿閣盡行拆毀，散鹿臺之財，發鉅橋之粟，釋箕子之囚，封比干之墓，式商容之閭，放內宮之人，大賚於四海，而萬姓悅服。乃偃武修文，歸馬於華山之陽，放牛於桃林之野，以示天下大服。武王在朝歌旬月，萬民樂業，人物安阜，瑞草生，鳳凰現，醴泉溢，甘露降，景星慶雲，熙熙皞皞，真是太平景象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八口公公杖策行，相逢欣笑話生平。眼中不識干戈事，耳內稀聞戰鼓聲。

每見麒麟鸞鳳現，時聽絲竹管絃鳴。於今世上稱寧宇，不似當年枕席驚。

話說武王為天子，天人感應，民安物阜，天降祥瑞，萬民無不悅服。只見天下諸侯俱辭朝，各歸本國。子牙入內庭見武王，王曰：「相父有何奏章？」子牙奏曰：「方今天下已定，老臣啟陛下，命官鎮守朝歌。」武王曰：「俱聽相父。著用何官？」子牙曰：「今武庚，陛下既待以不殺，使守本土，得存商祀，必用何人監守方可？」武王曰：「俟明日臨朝商議。」子牙退朝，回相府。只至次日，武王早朝，諸臣朝畢，武王曰：「朕今封武庚守本土，以存商祀，必使人監國；當用何人而後可？」武王問罷，眾臣共議：「非親王不可。」遂議管叔鮮、蔡叔度二王監國。武王依允，隨命二叔守此朝歌。武王吩咐：「明日大駕歸國。」只見武王聖諭一出，朝歌軍民暨耆老人等，俱謀議遮留聖駕。不表。話說武王次日，吩咐二叔監國，大賀隨起行。只見那些百姓，扶老挈幼，遮拜於道，大呼曰：「陛下救我等於水火之中，今一旦歸國，是使萬姓而無父母也。望陛下一視同仁，留居此地，我等百姓不勝慶幸。」武王見百姓挽留，乃慰之曰：「今朝歌朕已命二叔監守，如朕一樣，必不令爾等失所也。爾等當奉公守法，自然安業，又何必朕在此，方能安阜也？」百姓挽留不住，放聲大哭，震動天地。武王亦覺淒然；復謂二弟管叔鮮、蔡叔度曰：「民乃國之根本，爾不可輕虐下民，當視之如子。若是不體朕意，有虐下民，朕自有國法在，必不能為親者諱也。二弟共勉之！」二叔受命。武王即日發駕起程，往西岐前進。百姓哭送一程，竟回朝歌。不表。

話說武王離朝歌，一路行來，也非一日，不覺來至孟津。思想昔日渡孟津時，白魚躍舟，兵戈擾攘；今日又是一番光景，不勝嗟歎。後人有詩詠之：

駕返西岐龍入海，與民懼懼樂堯年。歸牛桃園開新運，牧馬華山洗舊羶。

箕子囚中先解釋，比干墓上有封箋。孟津昔日曾流血，無怪周王念往賢。

話說武王同子牙渡了黃河，過澠池，出五關，子牙一路行來，忽然想起一班隨行征伐陣亡的將官，心下不勝傷悼。一日來至金雞嶺，兵過首陽山。只見大隊方行，前面有二位道者阻住，對旗門官曰：「與我請姜元帥答話。」左右報進中軍，子牙忙出轅門觀看，卻是伯夷、叔齊。子牙忙躬身問曰：「二位賢侯見尚，有何見諭？」伯夷曰：「姜元帥今日回兵，紂王致於何地？」子牙答曰：「紂王無道，天下共棄之。吾兵進五關，只見天下諸侯已大會於孟津。至甲子日，受率其旅若林，罔敢敵於我師，前徒倒戈攻於後，以北，至血流漂杵，紂王自焚，天下大定。吾主武王散鹿臺之財，發鉅橋之粟，封比干之墓，式商容之閭，諸侯無不悅服，尊武王為天子。今日之天下，非紂王之天下也。」子牙歌罷，只見伯夷、叔齊仰面涕泣，大呼曰：「傷哉！傷哉！以暴易暴兮，予意欲何為！」道罷，拂袖而回，竟入首陽山，作「採薇」之詩，七日不食周粟，餓死首陽山。後人有詩弔之，詩曰：

昔阻周兵在首陽，忠心一點為成湯。三分已去猶啼血，萬死無詞立大綱。

水土不知新世界，江山還念舊君王。可憐恥食甘名節，萬古常存日月光。

話說子牙兵過首陽山，至燕山，一路上，周民簞食壺漿迎武王。一日，兵至西岐山，忽有上大夫散宜生、黃滾前來接駕，領眾官俱在道傍俯伏。武王在車中見眾弟與黃滾老將軍後隨孫兒黃天爵，武王曰：「朕東征五載，今見卿等，不覺滿腔淒慘，愁懷勃勃也。」宜生近前啟曰：「陛下今登大位，天下太平，此不勝之喜。臣等得復睹天顏，正是龍虎重逢，再慶都喜起之風，陛下與萬姓同樂太平，又何必淒慘不悅也！」武王曰：「朕因會諸侯而伐紂，東進五關，一路內損朕許多忠良，未得共享太平，先歸泉壤；今日卿等，老者、存者、存者、沒者，俱不一其人，使朕不勝今昔之感，所以鬱鬱不樂耳。」散宜生啟曰：「以臣死忠，以子死孝，俱是報君父之洪恩，遺芳名於史冊，自是美事。陛下爵祿其子孫，世受國恩，即所以報之也，又何必不樂哉？」武王與眾臣併轡而行。西岐山至岐州只七口里，一路上，萬民爭看，無不歡悅。武王鑾駕簇擁，來至西岐城，笙簧嘹亮，香氣氤氳。武王至殿前下輦，入內庭，參見太姜，謁太姬，會太姬，設筵宴在顯慶殿，大會文武。正是：

太平天子排佳宴，龍虎風雲聚會時。

話說武王宴賞百官，君臣歡飲，盡醉而散。

次日早朝，聚眾文武參謁畢。武王曰：「有奏章出班見朕，無事早散。」言未畢，子牙出班奏曰：「老臣奉天征討，滅紂興周，陛下大事已定；只有屢年陣亡人、仙，未受封職。老臣不日辭陛下，往崑崙山，見掌教師尊，請玉牒、金符，封贈眾人，使他各安其位，不致他悵悵無依耳。」武王曰：「相父之言甚是。」言未畢，午門官啟駕：「外有商臣飛廉、惡來在午門候旨。」武王問子牙曰：「今商臣至此見朕，意欲何為？」子牙奏曰：「飛廉、惡來，紂之佞臣。前破紂之時，二奸隱匿；今見天下太平，至此欲簧惑陛下，希圖爵祿耳。此等奸佞，豈可一日容之於天地間哉，但老臣有用他之處，陛下可宣入殿廷，俟老臣吩咐他，自有道理。」武王從其言，命：「宣入殿前來。」左右將二臣引至丹墀，拜舞畢，口稱：「亡國臣飛廉、惡來願陛下萬歲！」武王曰：「二卿至此，有何所願？」飛廉奏曰：「紂王不聽忠言，荒淫酒色，以至社稷傾覆。臣聞大王仁德著於四海，天下歸心，真可駕堯軼舜，臣故不憚千里，求見陛下，願效犬馬。倘蒙收錄，願執鞭於左右，則臣之幸也。謹獻玉符、金冊，願陛下容納。」子牙曰：「二位大夫在紂俱有忠誠，奈紂王不察，致有敗亡之禍。今既歸周，是棄暗投明，願陛下當用二位大夫，正所謂捨瑛珠而用美玉也。」武王聽子牙之言，封飛廉、惡來為中大夫；二人謝恩。後人有詩歎之，詩曰：

貪望高官特地來，金符玉冊獻金階。子牙早定防奸計，難免封神劍下災。

話說武王封了飛廉、惡來二人，子牙出朝，回相府，不表。

單說當年馬氏笑子牙不能成其大事，竟棄子牙而他適。乃至今日，武王嗣位，天下歸周，宇宙太平，即茅簷蔀屋，窮谷深山，凡有人煙聚集之處，無有不知武王伐紂，俱是相父姜子牙之功。今日一統華夷，姜子牙出將入相，享人間無窮富貴，權牟人主，位

極人臣，古今罕及，天下人無不讚歎：「當日子牙困窮之時，磻溪坐隱，此身已老於漁樵；執意八□歲方被文王聘請歸國，今日做出這無大不大事業來。」今日講，明日講，一日講到這馬氏耳朵裏來。馬氏此時跟隨了一個鄉村田戶之人。其日聞得鄰家一個老婆子對馬氏曰：「昔日你當時嫁的那個姜某，如今做了多大事業，……」如此長，如此短，說了一遍，說得那馬氏滿面通紅，一腔熱烘烘的起來，半日無語。那老婆子又促了他兩句，說道：「當日還是大娘子錯了，若是當時隨了姜某，今日也享這無窮富貴，卻強如在這裏守窮度日。這還是你命裏沒福！」馬氏越發心裏如油煎火燎一般，追悔不及，越發怒惱。當時馬氏辭了老婆子，自家歸來，坐在房裏，越想越恨：「我當初如何看不上他！這雙眼睛，還生在世上！」自思：「便活一百歲，也只是如此；天下豈有這等一個大貴人錯過了，還有什麼好處！」又想：「適纔這個老婆子說是我沒福，不覺羞慚，再有何顏立於人世！不如尋個自盡罷！」乃大哭了一回。心裏又想：「恐怕不是他。假如錯聽了，天下也有這個同名同姓的，卻不是枉死了？」自己又自解歎：「且等到晚間，俟我這個丈夫來家，問他明白，再也未遲。」那日天晚，只見那農夫張三老往城中賣菜來家，馬氏接著，收拾了晚飯與丈夫吃了，因問曰：「如今姜子牙，聞說他出將入相，百般富貴，果然真麼？」張三老聽說，忙陪笑臉答曰：「賢妻不問，我也不好說，果然是真的。前日姜丞相在朝歌，甚麼樣威儀！天下諸侯，俱各聽命。我那時要與你說去見他一見，也討個小小的富貴；我只怕他品位俱尊，恐惹出事來，故此一向不曾說得。今蒙娘子問及，只得說與你知道。如今遲了，姜丞相回國多時，只是當初在這裏好的。」馬氏聞言，半日無語。這張三老恐娘子著惱，又安慰了一回。馬氏假意勸丈夫睡了，自己收拾渾身乾淨，哭了數聲，懸梁自縊而死。——魂往封神臺去了。及至張三老知覺，天已明了，馬氏氣絕，張三老只得買棺木埋葬。不表。後人有詩歎之：

痴死尚望享榮華，應悔當時一念差。三復垂思無計策，懸梁雖死愧黃沙。

話說次日子牙入朝見武王，奏曰：「昔日老臣奉師命下山，助陛下弔民伐罪，原是應運而興，凡人、仙皆逢殺劫，先立有『封神榜』在封神臺上。今大事已定，人、仙魂魄無依，老臣特啟陛下，給假往崑崙山見師尊，請玉符、金冊，來封眾神，早安其位，望陛下准老臣施行。」武王曰：「相父勞苦多年，當享太平之福；但此事亦是不了之局，相父可速宜施行，不得久羈仙島，令朕凝望眼耳。」子牙曰：「老臣怎敢有辜聖恩而樂遊林壑也！」子牙忙辭武王，回相府，沐浴畢，駕土遁往崑崙山而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